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从维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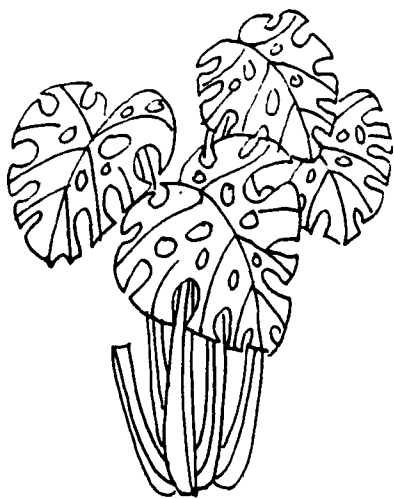
REN SHENG JUE CHANG

人生绝唱

从
维
熙

人 生 绝 唱

● 花
山
文
艺
出
版
社

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人 生 绝 唱

从维熙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9.875 印张 244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

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-1,200 定价: 6.90 元

ISBN 7-80505-626-9/I · 568

作者近影



作者简介

从维熙，著名小说家，1933年农历三月十三日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代官屯。他历经磨难，饱尝人生之苦，1979年重返文坛后，率先发表了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、《远去的白帆》、《风泪眼》、《泥泞》、《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》、《伞》、《雪落黄河静无声》等多部描写劳改生活的中篇小说，因而被文坛誉为“大墙文学”之父。1984年之后，他将主要精力转到长篇小说创作上，先后出版了《北国草》、《断桥》、《鹿回头》等，同时还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和散文。他的许多作品在全国获奖，有些作品还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日以及塞尔维亚文。

自

序

花山文艺出版社张志春同志来京组稿，问我有没有作品交家乡出版社出版。我心惶惶，因为在十年内我出版的二十多本著作中，竟然没有一本由家乡出版社出版的作品。记得，前几年，曾有来自故土的编辑，约定我的一本书稿，后因该社经济拮据，而无法成书，编辑同志来信，向我表示歉意。当时，我已身不由己地卷进了出版行业，十分理解出版业之艰难，因而并无怨言；适逢“中青”出版社向我索稿，此书稿便交“中青”出版了。

我当时虽无怨言，但却不无遗憾。我落生于燕山滦水之畔，冀东大地的五谷杂粮，铸造成了我的七尺男儿血肉之躯，自古出“慷慨悲歌之士”的热土，怎么能不留下我一履文学足迹呢？！因而在诚惶诚恐之后，我答应马上为“花山”编一个集子，并尽快寄给养育过我的乡土。

集子的首篇散文《童舟》，就是献给冀东大地的。那时候的我，就像一朵睡莲，还沉睡在大自然的襁褓之中；那时候的我还没睁开睡眸；日月星辰和纷繁世界，都像一个七彩的梦幻。《梦回故园》一篇，是我历经生活的沉沦和沧桑之后，伴随从台湾来寻故的小姑，一块去“伊甸园”去拾梦的。写时，很动感情——那是1990年夏天的事情。

散文集中还有一篇《重访白洋淀》的千字小文，编选时曾想

●自序

将其删去，但我想到集子中写乡土的文字太少了，便又把它保留了下来。其它的散文，我割裂了发表它们时的时空概念，分门别类进行编排，这对作者是个不情愿之举，但这样的归纳，利于读者选阅。文学至高无尚的上帝是读者，而不是作者本身的自我价值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散文集中还囊括了我近年的“艺术随想”新作，它既是在透视和剖析文学自身，自身又是文学的另一品类。这是不是作家和评论家之间，谈论文学时的楚河汉界？我说不清；但我觉得作家是异同于评论家的，孙犁同志多篇精辟的艺术断想，似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思考的范例。孙犁同志这种品类的文章，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散文的典范之一。

序言忌长宜短，自序到此搁笔。

从维熙

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六日，北京

目 录

自 序.....	(1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· 人生旅痕八记 ·

童舟.....	(3)
生命的情结.....	(13)
磨合的掌纹.....	(16)
马年思奔.....	(20)
赤子的精灵.....	(23)
我的两个朋友.....	(28)
寄 梦.....	(33)
梦回故园.....	(35)

· 踏浪西沙四篇 ·

海中听海.....	(41)
岸.....	(45)
唐冠螺的启示.....	(48)
西沙踏浪.....	(51)

· 异国风情六辑 ·

异国乡音.....	(89)
-----------	--------

樱花之旅·····	(96)
广岛之祭·····	(100)
巴黎朝圣·····	(106)
巴黎的浪漫·····	(115)
莱茵河的怀念·····	(125)

· 神州浪游七题 ·

重访白洋淀·····	(139)
弥猴山记趣·····	(142)
在海瑞墓园·····	(145)
云海行舟如歌·····	(148)
火把行·····	(155)
待嫁的新娘·····	(160)
我们等待月残·····	(169)

· 文人与酒四吟 ·

觅 醉·····	(177)
酒 威·····	(187)
酒 魔·····	(189)
酒 嬉·····	(191)

· 艺术随想十四章 ·

大炮和杜鹃花·····	(195)
艺术的折光·····	(200)
艺术的发现·····	(204)
艺术的空灵·····	(209)
艺术的变格·····	(214)
美人鱼与紫贝壳的夜话·····	(220)

青黄转绿·····	(227)
白天鹅的记忆·····	(233)
这太久远·····	(236)
艺术殿堂无神像·····	(241)
偶读《随风沉默》·····	(243)
“五老峰”下荡轻舟·····	(246)
血凝的诗碑·····	(250)
春兰待谢，秋菊已黄·····	(25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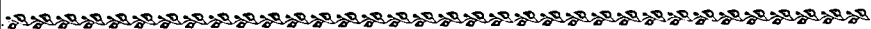
· 天堂安魂五曲 ·

夏夜的哀思·····	(259)
白雪之祭·····	(262)
灵伴忠魂而去·····	(266)
一月的悲怆·····	(270)
人生绝唱·····	(276)

· 人物肖像一幅 ·

魔 方·····	(297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人生旅痕八记



童 舟

—— 忆 少 年

要去北平求学了。

我难以割舍那群嬉闹的小伙伴，难以忘却冀东大平原上像簇簇火把的红高粱，尤其难以忘怀冬日漫天飞舞的大雪。

故乡的雪深厚洁白，洗净了大地上的一切浑浊和杂色。

娘说：“要是遍地下的是白面，兴许就没有抢瓢讨饭的叫花子了！”

婶说：“如果都是白糖，家家都吃蜜喝蜜，准有人会在蜜缸里淹死。”

爷爷是清朝的末代秀才。他不像围着锅台转的婶和娘，每逢落雪必要谈及人间酸甜苦辣，而是站在避雪的檐下，摇头晃脑地吟咏古诗：

千山鸟飞绝，
万径人踪灭。
孤舟蓑笠翁，
独钓寒江雪。

我听不懂爷爷在嘟哝着什么，只觉得他那神态有点可乐。

前两代人对雪的情愫，我毫无理解；对我说来，白雪是十分神奇的玩艺。看那晶莹的雪花从天而落，常使我想起房东罗锅子奶奶磨面时，从她手中罗筛中，纷纷而落的糯米面，飞得十分均匀。不管是屋脊、柴垛、田垄、河沟，都絮上一层厚厚的棉絮。我还常常遐想它是三月三庙会上的棉花糖，一片一片地含进嘴里，立刻化成一泡水儿，因而不觉喉头蠕动一下，感到爽透心肺般地快意和满足。

我很喜欢白雪的庄重和娴雅，它无声无息地静静飘落，既不像夏日的滂沱雨柱，总是携带着雷鸣电闪而来，以展示它生命的音响和声威；也不像春日 and 秋日升腾在原野上的霏雾，它虽无声，却有着故作深奥的朦胧和混浊。它没有一丝喧嚣，也没有一丝造作，它的形态就像街邻刚刚下轿的小媳妇，脚步轻轻生怕惹人注目似的；当然那小媳妇头上的盖巾是艳红的，而白雪娘娘则是一身素缟，白色的衫，白色的裙。

雪停时刻，天地间一片无垠的银色。我状似一个路遗的行者，猫腰寻找失落的东西一般，在银色的雪原仔仔细分辨着上面的脚印，状若梅花的是喜鹊留下的，一个圆窝又一个圆窝是兔子留下的；爪尖深邃一点的是狸猫，点线连接在一起的是田鼠……

尾随我的小尾巴，是罗锅子奶奶的小孙女小芹。在我伸出冻红的手掌，好奇地扒着田鼠窝的时候，她蹲在我身旁，伸着脖子瞪着眼陪我在雪地里挨冻。

“去。找根木棍来。”

她走了。又来了：“雪埋着了！”

“去折篱笆上的枝子。”

“枣树枝子带刺。”

“你不会挑不带刺的拔吗？”我发了脾气。

她噙嘴而去，泣咽而归。枣树枝子没拔下来，冻红的小巴掌里倒扎进去了枣针。在白白的雪原上，我先用指甲给她拔刺，枣刺嵌在肉里，拔不出来；我俯下身去，用灼热的嘴唇在她掌心吸着、吮着。她竟然破涕为笑了。

“你背过身去。”我命令着。

她不知为什么，但还是照办了。我哗地一声撒泡热尿，浇在田鼠窝的洞口。白雪化开了瓦片大的一块，我和她用四只爪子扒着尿地，痴愚地想把田鼠扒出来……

梦！一个遗落在雪原上的童贞的梦！

童年的梦，是无痕的净水，是无浪的帆。像雪一样洁白，像冰一样剔透。雪停了，我站在村口，看雪团轻如芦花飞絮般地从枝头坠落，听房前屋后檐头冰槌断裂之声。这是春的前奏，带起北国冰河喀啦啦解冻的巨大声响。

“打雷了！”我喊。

“敲鼓了！”她叫。

“山该绿了！”

“雁该回了！”

“鸟儿该下蛋了！”

“新媳妇该生娃了！”

“该拜年磕头了！”

“姥姥该给压岁钱了！”

铜钱铜板和日伪时期的大备票儿，鼓囊囊地装满了口兜。我和小芹各自掏出来压岁钱，数啊数啊，并念叨着铜钱绿锈中的年号：乾隆，道光，顺治……忽地一声，铜钱乱滚票儿乱飞，伸手抓，抓在娘的衣襟上。

娘正穿衣，准备去抱柴做饭，问我是咋一回事。

我说：“做了个梦。”

隔窗外望，芦席片一样的大雪还在纷飞。严冬没有过去，春天还十分遥远；可是在童年雪一样的心田中，似已觅见春天的身影。呵！第一个呼唤春天的不是地上的诗人，不是天上的雁阵，而是赤子童心……

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个时辰离开故土，到京华来求学的，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了。我能记下的，离开故园那一天，是落叶萧萧的初冬。姥姥家那整八岁的白骡子拉着一挂带布篷篷的木轮轱辘车，里边坐着姥姥和我。

娘站在车辕旁泪眼朦胧：

“到北平好好上学！”

“到北平听姥姥的话！”

“到北平立刻给家来信！”

“到北平别各处乱跑，省得叫车碰着！”

这碎心的叮咛，已使人肠断；蓦回头，在纷落的树叶下又见贴着树干而立的小芹，她已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小姑娘，短辫的辫梢咬在唇间，对我无言而视。我呆了哑了一般，只木然地向她招了招手，木轮车就吱扭吱扭地呻吟着上路了。

那是初冬的第一场大雪，雪花和我心田一样冰冷。就像瓜儿脱落依附的藤条，鱼儿离开嬉戏的水塘一样，仅仅十一二岁的我，第一次感到离别故土的伤情。布篷车的车帘重落着，我从车帘的缝隙向外窥视着，雪花零乱地在天空中打着旋子，仿佛不愿意离开属于它们的天空，而我则离开养育我的冀东大地了。

姥姥说：“路还远着哩！先奔唐山，从唐山坐火车去北平。真倒霉，碰上了下雪。”

坐在车帘外边的车把式——狗瘤子叔叔，一边用鞭子把儿抽打老白骡子屁股一边答腔道：“喝满肚子墨水，装一肚子经文，能做大官，光门耀祖。你爷爷还是文秀才哩，在这乡下，和泥巴脚卖一个价钱。”

我两耳只是听着，心里却集结着难言的苦涩：那群小伙伴都不见了，隔壁徐家的二嘎子、小石头、小春儿；房东家的罗锅子奶奶和小芹，以及化雪后墙角绽开的第一朵迎春花，还有盛夏时节房东菜园子的篱笆墙上，那朝天开放的一朵朵喇叭花……对了，最早报春的是纺织娘，几乎在残雪尚未完全消融的日子，浑身翠绿的小小纺织娘，就在枯黄的草叶下叫春了。她叫得远山青了，青草绿了；叫得墙角上那朵迎春花挺起了身腰，吐出了一片鹅黄，像纤弱的小姑娘戴上一顶顶金黄色的草帽；牛耳朵花伸直了淡紫色的只只扁耳，偷听着草帽下的娇滴絮语；狗尾巴花开在并不婀娜的身腰之巅，恰似姑娘背后粗粗发辫尖尖上，拴系着的一块花布条；而菜园篱笆上的牵牛花，显得最富有色彩，它的枝枝蔓蔓缠绕在秫秸秆上，花儿有白、粉、红、蓝、紫……像乐队的小喇叭，正在吹奏着春天的歌。

滴滴答

滴滴答

媳妇新春回娘家

滴滴答

滴滴答

不骑毛驴骑大马

此时，小芹两腿中间，夹着一根从篱笆上拔下来的拖地秫秸秆儿，像回门的新媳妇那样扭动着小小身子，跷起脚跟，向前慢慢移动着脚尖。我理所当然地是那个牵马的角色，绳儿一头拴在小芹手握的竹竿上，另一头顺肩膀搭到胸前，攥在我的小巴掌里。路儿相当难走，我作出前俯后仰的牵马状；她两只黑眸要紧紧盯着我的后影，身子随着我的仰俯而仰俯。走在小芹身旁的是隔壁徐家的二嘎子和小石头小春儿一伙，他们唇间各衔着一朵牵牛花，充当彩色小喇叭乐队；时而鼓腮，时而瘪腮，时而吹得伸脖子瞪眼，时而吹得口水下流。好在小芹家菜园子的篱笆，牵牛花开得重重叠叠，小喇叭吹到了地上或吹破了边边沿沿，顺手摘一朵塞在唇间就是了。有时，小喇叭的声响中，突然插进震耳欲聋的声音——那是多喝了几盅的房东李爷爷，借着酒兴吹响了那只嘴儿尖尖的唢呐。

每每听见那使人耳朵发麻的唢呐声，小喇叭乐队的吹奏顿时终止；我这个牵马的和骑在竹竿上的小芹，也都捂起耳朵愣愣地看着李爷爷嘴巴上鼓起的气包儿。他酒后的脸膛本来就是赤红色，又用丹田之气吹奏那只唢呐，那赤红脸腮上鼓起的气包儿，如同结出来的两颗小红石榴。

“跑‘旱船’呀！为啥大眼瞪小眼地发愣？”他停下唢呐，喘着气朝我们“喇叭乐队”喊着。

我们歪着脖子，只是朝他傻乐。在一双双童眸里，皮铺掌柜的李爷爷，是个一会儿打雷，一会儿晴天的怪老头儿。记得，那还是日本马队第一次开进县城的时候，我们像看稀罕似的在街门口，看着一匹匹榴红的大洋马。当时正是炎夏，马队停在我们街门口的井沿上摇着辘轳舀水饮马，一个军曹模样的日本军人，顺着口兜掏出一个铁皮的绛红的“味之素”（今日之味精）小盒，笑着抛到我们面前。我们像抢彩球一样，一窝蜂地去抢那个小盒子，